

陈冰的森林

静与躁动，放弃与坚守，
无形的诱惑，让芸芸众生苦苦挣扎。那些犹如脱缰
之马的欲望的激流，一世千里，给世界更多了精彩与
无奈。天堂对他打开了门，他以为他可以顺利走进天
堂，然而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却跌进了地狱。

陈冰 著

花城出版社



www.1000000.com

狂热的森林

陈冰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欢的森林

陈冰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4

(拍拖丛书)

ISBN 7-5360-4334-1

I. 狂…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801 号

丛书策划:田 璞

封面设计:胡 也

责任编辑:颜展教

插图绘制:王迎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8 插页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34-1/I·3477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 言

爱既是悲悯，灵魂将因痛苦而结合。

信仰就是相信我们未曾见过的事情。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

人的一生，有无数十字路口，没有路标，当迷惘的你我置身其中，根本不知走哪个方向。我未曾问你，你也从未曾问过我。我们激情的列车停在一个站，你我一起下了车，天各一方。记忆中，轰隆回响的激情，伴我走过了一程又一程，疲惫的日子，因为你的激情和关爱，无数漫漫长夜充满喜悦，你的温柔，你梦中的眼泪，化作遥远的星光，使我在寒夜醒来时，不再孤寂，不再黯然悲伤。别怪我不曾挽回，我曾经无数次地追忆，我的记忆中有你。

目 录

引 言	2
1 玫瑰之魂	1
2 大海航行靠什么	13
3 固守	17
4 森林的舞蹈	24
5 再见何处	34
6 如影随行	42
7 朦胧的红色	47
8 错位的爱情	56
9 花期如佳期	62
10 路边张望的小女孩	68
11 诱导	80
12 陌生人	92
13 灿烂的虚幻	100
14 一无所有	113
15 生命如此疯狂	127
16 我有个妹妹是歌唱家	135
17 爱情面具	142

18	怀念红太阳	150
19	像小草一样蔓延	156
20	兔子在森林里迷了路	160
21	脱光了还有什么	183
22	小溪唱着忧郁的歌	195
23	裸体与爱情无关	202
24	在裸女与艺术间行走	212
25	森林氧吧	221
26	荒山之恋	227
27	爱的枝蔓	239
28	红萍无踪	252
29	恋恋红尘	256
30	色彩斑斓的鸟和他的想飞的女人	266
31	爱如潮水	277
	创作谈·废墟上的重构——为男人树立榜样	279

1 玫瑰之魂

我无意中步入绝境。我不得不走那一步。我已经没有多余时间。我必须处理后事。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情人节。我打电话对林小溪说，小溪，今晚8点钟，我在凯撒等你，我有话对你说。我仿佛看见了小溪惊喜的目光，因为我知道，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但是，她说，你是想送我玫瑰花吗？一枝，一心一意；三枝，我爱你；九枝，永远爱你；九十九枝，永不分离；九百九十九枝，地久天长。你准备送多少枝玫瑰给我呢？一枝，三枝，还是九枝……我说，小溪，我准备把凯撒送给你。话筒里没有声音，小溪大概惊呆了。很久以后，小溪轻声问，还是老地方吗？是的。我放下电话，那时，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沉静在情人节浪漫的氛围里，空气中飘着玫瑰花淡淡的芳香，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我已走到了悬崖边，我不得不这么做。原谅我，松明。你如果在天有灵，也会理解我的苦衷。

我和小溪在凯撒的顶层相会。这是我的写字间，它曾经是我的临时卧室，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住在这里。当我无法回家，当我遇到困境，我常来到这里。我们把它称为伊甸园。没有蛇出现的伊甸园，没有男女之别，也不用戴上“遮羞布”。我们是纯粹的人，孤独无助，渴望成功，渴望理解，渴望被接受。松明死后，我曾经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小溪，我在房产证上写了她的名字，却一直不敢交给她。今天，我先一步来到了这里，我将在这里

作出重大的决定。我坐在床边，从22层的高空俯瞰城市，百感交集。我从一个外乡人，一个乡下的穷小子，一个遗腹子，走到今天这一步，站在这座高楼的顶层，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痛苦，往事历历在目。我把迈克尔·杰克逊的VCD影碟放进碟机，电视上出现了他不男不女的画面，他挥动着双手像女人一样沙哑地嚎叫，你不会孤单一人……磁性的嗓音直穿肺腑，震撼人心，歌声带你穿行在茫茫宇宙，世间万物不复存在。这是我和小溪都很喜欢的歌。

小溪很快来了。她站在窗台边，左侧是她倾斜的倒影，她的长发直直地流泻着，仿佛诉说内心的某种疑虑。她问，森林，这么晚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想提前破坏小溪的情绪，仿佛一个垂死的人，尽力延续生命的瞬间。我说，我想跟你跳舞。跳舞只是一个借口，我想体验那种拥着她的感觉。小溪顺从地走过来。我们在腥红的羊毛地毯上，踩着音乐的节拍，缓步轻移，重温着过去的时光。我曾经很富有，鲜花、朋友、荣誉，可如今，我的身边只有你。

小溪轻声问，你在电话里不是拿我开玩笑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小溪，我如何才能让你明白，我一直爱着你呢？

我望着小溪清澈的双眸，灯光下的小溪依然纯真、忧郁，快乐似乎与她的双眼无缘。我涌起的激情，像潮水一般缓缓退去。有一首名叫《路口》的歌在脑子里一晃而过，“昙花在夜里绽放静静地像在诉说，在夜里忽然想起了什么，当我们必须遗忘习惯于宿命过往，生命就不再是恍惚年少，你我相逢在迷惘十字路口，忘了问你走哪个方向，也许有天我拥有满天太阳，却一样在

幽暗的夜里醒来，雁子回到了遥远的北方，你的面孔（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别问我生命太匆忙（时光也不能挽留），夕阳淹没就告别了今天，你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别怪我生命太匆忙，别怪我生命太匆忙，花朵在夜里歌唱岂只是想起昨天，莫非是因为歌的旋律有你，我没有好的信仰脑子有绮丽幻想，在生命里将一无所有，我不害怕人生何其短，但是我恐惧一切终必要成空，时光的河悠悠地唱，告别了今天仍不知忏悔，你在记忆中走过了一回，岁月寂寥因有你而喜悦，别问我为什么流泪，你的眼泪是遥远的星光，却在寒夜里轻唤我醒来，别问我不曾挽回，别问我不曾挽回。”

我刚刚送走了红萍，她已经在天国里安息。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把这首歌放了一遍又一遍。我早已闻知，警察正在提取我犯罪的证据——盗版及印刷传播黄色淫秽制品。我来日无多，一切都将像泡沫一样离我而去。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结。我暗自认为这是一首为我们几个人而作的歌，我和小溪留下了，可是我们无法绕过松明和红萍。我们是错开的失去和谐的两列火车，不能够在原野呼啸而行。我无法挽回什么，也无力改变什么，我仿佛看见松明遥遥地向我走来，他穿着蓝花格毛绒休闲外套，米黄色休闲裤，飘逸的长发在风中飞扬，神情自若，他回过头，大声叫着小溪的名字，小溪笑嘻嘻地追赶着他，他们在溜冰……那时的天空呈现某种淡蓝色，深邃、辽阔、无边无际；那时的小溪一扫往日的忧郁，欢乐如同梦境。小溪像是突然发现了我说，森林哥，你也来吧。于是，我摇晃着走了过去……松明的尸体是我首先发现的，他孤单地吊在门楣上，随着风铃轻轻摆动。前一天晚上，我和小溪喝酒聊天，直到很晚。那是在凯撒，在我的房间。

那一年，小溪在几近挣扎后，终于决定给我打工，我高兴异常。我们让《路口》反复回荡，百听不厌。后来，小溪说，我该走了，我心里堵得慌。我说，这么晚了，你也不用上班了吧？小溪说，松明还在等我。我问，在哪儿？你的房间里？小溪点头道，他情绪一直不好，拒绝去那里报到，我很为他担心。我站起来说，那好吧，我送你。我们到大马路上拦了一辆红色夏利，在清晨5点钟的薄雾中昏昏欲睡。一路上，我反复做着同样的梦，昏暗的天空下，狂风吹得人摇摇欲坠，一望无际的山峦间，洪水滔天，找不到落脚点，我拼命奔跑，追赶，大叫着等一等。小溪撞撞我，问，你做了什么可怕的噩梦，好像浑身不舒服。我努力睁开双眼。的士到达了单身公寓，我又困又累。我让小溪先下车，我不想上去，我要回去睡觉。小溪下了车，的士正准备起步，小溪突然颤抖着叫，森林，你别走。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手指楼上，结结巴巴地说，你看啦。我从的士里伸出头，结果我们在小溪的楼底下，一眼看到了吊在门楣上的松明。小溪没有惨叫，也没有流泪，但她脸色苍白，像一个心绞痛的病人那样，大汗淋漓地蹲在地上。

我急忙下车，冲上五楼，不敢动松明。我非常害怕这一突如其来的局面，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颤抖，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慌。他死了没有？是自杀吗？他留下了什么没有？小溪还没上来，我跑得比她快。我不敢动松明，我想保护现场。我从松明的尸体旁进到室内，环顾四周，一切都很整齐，只有桌子上那个带锁的蓝色笔记本摊开着，本子最后一页有一首诗——《桥》

没人知道

为什么

倾斜
尖厉的风
刮过
电闪雷鸣
回头
没有了水
也没有了岸
一根倾斜的柱
摇晃
于是
我们不再向前
.....

诗没有写完，右下角用钢笔画了一根冲天而起的石柱，仿佛质问苍天。洁白的纸张上似乎有泪渍。他哭了吗？他为什么而哭，他不想这么做，为什么又要这么做？长期以来，可怕的失眠症一直折磨着他，他偏执、忧郁而且消瘦。他有严重的胃炎，经常胃痛。痛起来整夜不能睡觉。他不愿意去报到，他住在小溪的单身公寓里，有时被管理人员撵得到处躲，这里明令禁止男女混住。为此小溪多次找到我，让我给他想想办法。可是，松明又不是一般人，他肯定不会为我打工。再说，他身上背的处分怎么办呢？他就像一个被贴了标签的人，哪个用人单位敢要他啊！小溪不知何时上了楼，她站在门外红肿着双眼冷冷地对我说，森林，你把他放下来，他的脖子伸得老长，一定很疼。松明的脖子上是一双尼龙袜，我用剪刀剪断了它，我小心地把松明抱下来，放在小溪的

床上。不知松明死了多长时间，他的身体正在变冷变硬。我想他一定一夜未睡，坐在桌前反复写着那首《桥》。那座摇晃的桥一定让他极为沮丧，极为失望。那是一座倾斜的桥，即将断裂的桥，他举步不前，无法走过，没有岸，也没有水，电闪雷鸣，无法走过。他一定在窗前站立了很久，扔了一堆烟头。他想过小溪通宵未归的种种理由，没有什么能再让他留恋，包括小溪。他把小溪的尼龙袜系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吊在小溪的门楣上，他能抵挡什么呢……我问小溪，要不要报警，要不要送他去医院。

小溪平静地说，不用了，不要惊动任何人。他下了决心要走，谁也留不住他。小溪给他盖上她心爱的蓝色毛巾被，她俯下身子，吻他的脸，吻他的嘴唇，安抚着他已远去的灵魂。她喃喃自语，松明啊松明，你真狠心，你留下我一人，在这世上怎么过？你不等我了，你说走就走，我怎能放心得下？你别害怕，我会一路陪着你，我送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小溪对他说话，如同他只是静静地睡去。我看见，那时的天空一直有一层薄薄的太阳，太阳四周乌云密布。太阳长了毛，大水要淹桥。我家乡的这句俗语，生动地描述了长毛的太阳，晴不长，必定有一场暴雨来临。猛然间，窗外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噼哩啪啦的雨点从天空翻滚而下，地上升腾起一股蓝色的雾气，雾气夹杂着泥土的腥味袅袅蒸腾。我伤心又孤独，还有恐惧。我留在这儿是多余的。我走出房间，在门外站了一个小时，又在水泥石阶上坐了一个小时。我抽了两包烟，把烟头扔得到处都是。我在漫长的等待里体验死亡的气息，周围弥漫着浓厚的松树林的清香。我回到了老家的树林里，那里到处都有这种味道。我清醒地闻到童年时代的味道。我看见，我们一起在松林里玩耍，挖地菜，扯狗尾巴草，堆沙子，过

家家……小溪、松明、我、还有红萍。每次都是这样，松明不高兴了，就那样走了，一点征兆也没有。是我弄坏了他的什么，还是他不肯继续玩下去？他后悔了？没有希望了？他痛苦吗？小溪为什么能如此平静地对待松明的离去，为什么不肯送他去医院？她有预感，还是早有所知？我是一个局外人还是凶手？我究竟在做什么？我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我想跟小溪好好谈谈，最起码我要洗刷我自己。我在门外侧耳倾听，房间里没有一点响声。我心痛地想，小溪，你在干什么？你就这样把我关在门外吗？就像我一直不存在？我害怕小溪出意外，使劲敲门，没有人理我。我陡然心慌，撞开门时，看见他们双双躺在那张棕床上，小溪的脸紧贴着松明的脸，平静地睡去，我摸摸小溪的额头，她气息尚存，她进入了模拟死亡的状态……我走到窗前继续吸烟，在淡蓝色的烟雾里，我看见 BEATLES 反复用电吉它弹唱着那首著名的《NORWEGIAN WOOD》：

“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或者这个女孩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个男朋友。她向人展示她的房间，一个挪威木屋式的挺好的小房间。她叫我留下来，并叫我随便找个地方坐坐。我四处打量却找不到一个椅子，于是坐在地毯上，喝她的酒来打发时光。我们一直聊到深夜两点，她说，现在该上床了吧？她说她早上还要上班，并笑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我倒不用上班，接着就爬到浴室里困觉。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而鸟儿已经飞走了。于是我生了一个火，这难道说不好吗？在这个挪威式的小木屋。”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永远缠绵，而又不能道明的关系，他们

似乎有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他们在路上走，疲惫地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驿站，下了车不曾问对方该走哪个方向，而到底谁又是谁的女朋友呢？我有火、有烟、有毁灭的欲望，还有松明淡蓝色的尸体，但不再有桥，无论如何，我们无法一起走过，松明停在这儿，不再向前……

生命不再是欢笑和言语，我寻寻觅觅，再也找不到你。在樱花盛开的时节，你揍我吧，用你的左拳打我的脸吧，我不再还手，你打吧，照着我的左脸……

我和小溪之间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但那年的夏天，那场悲剧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不知道在小溪和我约会的那个夜晚，松明的世界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世界里，曾经让他行走自如的桥，似乎已倾斜、断裂，那里不再有艳阳，也不再有水有岸，甚至于没有人，一切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一根突兀的冲天而起的石柱，在雷雨交加的黑夜里颤动、摇晃，于是他像一个病人那样，不愿意睁开眼，不愿意寻找，也不愿意向前。他宁愿永远在小溪的房间里，用她的贴身之物了断他的一切。他用他真实的躯体，守在她的门口，抵挡外界不可抗拒的侵袭。他希望把他们曾有的一切关闭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包括他挚爱的、已无法把握的女人。那是一个自在的地方，没有痛苦欢笑，也不用再坚守。放弃意味着永恒，他走了，带走了与他相关的那部分记忆，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一部分。小溪不再完整。那个忧郁的女孩，曾经给过我许多幻想的女孩，一定把什么留在了那个地方。那是她和松明的世界，他们从小亲密无间，令人嫉妒猜想。松明走了，面对她，除了呵护和关爱，她已不再遥远和神秘。她成了我的左膀右臂，而这一切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怎能忘记那一幕呢？松明虽然已去，他的影子却永存在我和小溪之间。我叫小溪来，我准备跟她谈这事，我感觉到松明也随她一起来到了我们之间。我们席地而坐。小溪问，森林，你在想什么？

松明。我脱口而出，是的。我不能忘记他、忘记那一幕，那撕裂人心的惨痛的一幕。

你恨他吗？你一直不怎么喜欢他。

我嫉妒他很长时间拥有你。

他死了，你也并不高兴。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

是呀，就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

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和松明一直相处得如同兄妹。松明死了也有五年啦。发生了多少事呀。有时想一想，简直像做梦。

小溪，红萍也走了。

小溪一怔，她去了哪儿？

天国。我刚刚送走了她。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听我说，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也许会坐牢，只有你能救我。如果我说出来，你愿意帮我吗？

真有这么严重？

你愿意吗？我只能指望你。

小溪说，如果不是你，今天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无论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在所不辞。

在这个寂寞的有着歌声的夜晚，在这个有着玫瑰花香的情人节的夜晚，在我的凯撒的顶层，我把我所有的事情全交给了小溪，直到天亮。

小溪凝视着我，专注地倾听。当城市的早晨悄然来临时，小

溪眼眶里已噙满泪水，她说，森林，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心情。我心里乱七八糟，快要装不下这许多的事情。我和你的关系很特别，真的很特别。我们之间一直这样，我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形容它。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曾经多次想讲给你听，现在是时候了。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法朗士讲述过一个精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和一条狗的故事，名字叫做《夏克玲和米劳》。她伸手抚摸着我的脸，缓慢低沉地说：

有一个小女孩和一只大狗是好朋友。小女孩名叫夏克玲，大狗名叫米劳。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他们都是在乡下长大的，因此彼此理解很深。他们认识了多久呢，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是超乎一只狗和一个小女孩记忆之外的事情。他们没有希望、也没有必要认识任何东西。他们所具有的惟一概念是他们好久以来——自从有世界以来，他们就认识了；因为他们谁也无法想象宇宙会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按照他们的想象，世界也像他们一样，是既年轻又单纯，也天真烂漫。那只狗比小女孩要大得多，也强壮得多。当他把前足搁到这小女孩的肩上时，他足足比她高了一个头。他可以三口就把她吃掉；但是他知道，他觉得她身上具有某种优良的品质，虽然她很幼小，她是很可爱的。他崇拜她，他喜爱她。他怀着真诚的感情舐她的脸。小女孩也爱他，是因为她觉得他强壮和善良。她非常尊敬他。她发现他知道许多她所不知道的秘密，而且在他身上还可以发现地球上最神秘的天才。她崇敬他，正如古代的人在另一种天空下崇敬树林里和田野上的那些粗野的、毛茸茸的神仙一样。但是有一天她看到一件惊奇的怪事，使她感到迷惑和恐怖：她看到她所崇敬的神物、大地上的天才、她那毛茸茸的朋友被一根长皮带系在井旁的